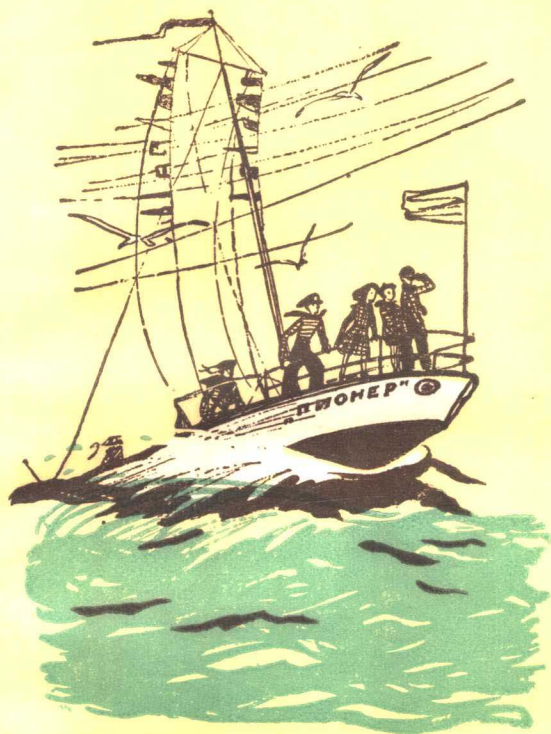




比 克 薩 帕 雪 克 著
米 哈 尔 柯 夫 阿 历 克 西

海上的朋友们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海上 的 朋友 們

[捷]比 克 薩 帕 雪 克 著
[苏]米 哈 尔 柯 夫 阿 历 克 西
赵 冲 譯
胡 伯 胤 校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59·北 京

海上的朋友們

[捷]比 克 薩 帕 雪 克 著
[苏]米哈尔柯夫 阿历克西

赵 冲 譯
胡 伯 胤 校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書店經售

*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16}$ •印张2 $\frac{1}{4}$ •插頁1•字数48,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 10061·193·印数1—6,350册

定价: 0.22元

布拉格节日的早晨。全城在欢庆自己的解放纪念日——1945年5月9日。到处是一片歌声和愉快的欢笑声。五光十色的小旗迎风招展。红红绿绿的标语到处都是。少先队员的仪仗队正在牺牲的战士纪念碑前换班。

布拉格的一条街道。这里行人稀落。在一幢房子旁边，站着一列男女少先队员组成的仪仗队。当初有一位解放布拉格的英雄就是牺牲在这个地方的。房屋的墙上钉着一个纪念匾额。用鲜花编成的花环掩盖了刻在上面的字体。花环上捆着白、蓝、红三色的饰带。站在仪仗队里的孩子们，都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天职。他们的神情异常严肃。我们这样认识了影片中的主人公：伐赛克和阿列娜。

少先队的仪仗队正在换班。另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在纪念匾额旁接替了伐赛克和阿列娜的位置。伐赛克和阿列娜离去了……

现在他们已经走在夜色笼罩的布拉格城中的街道上。他们时而拐进小巷，时而穿过广场，时而又出现在高大的栗子树下的人行道上。他们身上披着的雨衣——灰色的和蓝色的——在伐茨拉夫斯基区的橱窗和广告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孩子们不慌不忙地走着，也不说话，只是偶而彼此相视一笑……现在我们看见伐赛克和阿列娜在一家已经打烊的自动咖啡店门前停了下来。

阿列娜透过橱窗往里望了望，然后微笑着看了伐赛克一眼。伐赛克点点头也笑了。显然，他们俩所想的是一件

事……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不，还不太久……甚至完全可以說是不久以前的事——在去年五月末……”阿列娜說。

五月里一个晴朗的中午。正是进午餐的时间。这个时候伐茨拉夫斯基区上的一家咖啡店里的顧客特別多。

阿列娜站在柜台旁，面对着一位正在慢騰騰的喝着咖啡的太太。为了不弄脏身上的衣服，阿列娜小心翼翼地稍稍离开柜台一点，吃着涂滿奶油的点心。她这样小心并不是沒有理由的：因为今天她穿了一件新衣服。

伐賽克手提着書包在排队买香腸。过了一会，他端着一只盛着两根多汁热香腸的盘子，在咖啡店里寻找着空位子。他也朝着阿列娜站的地方，朝着柜台走来。伐賽克一到这里，連看也沒看就把自己的書包往地上一扔。書包滚动了一下，就和地上另一只完全相同的書包躺在一块了，那只显然是阿列娜的。伐賽克把盛着香腸的盘子放在自己面前。他餓坏了，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两根香腸放进肚里去。但是由于他两只手动作得不協調——熾热的油汁从餐刀下飞溅出来。

阿列娜吃惊地望着被油水沾污了的新衣服。多漂亮的衣服給弄脏了啊！阿列娜把手里还没有吃完的点心放到柜台上，忿忿地瞅着伐賽克。伐賽克显然变得茫然失措，甚至有些慌张起来。他的食欲一下子沒啦。他的眼睛从叉子移到餐刀，然后瞪着两根香腸，仿佛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全是由于它們的过失。阿列娜又一次地瞧瞧自己的衣服：从上到下都是油！她推开盛着未吃完的点心的碟子，眼睛里充滿了怨意。

“笨虫，”阿列娜咕囁着。

“对不起！”伐賽克低声地为自己辯护。

“你就不配吃香腸！”阿列娜惡意地回答他。

“我不是故意的！”伐賽克又加了一句。

这时候站在旁边的那位胖太太有先見之明地从这个不会吃香腸的孩子身旁走开了。

阿列娜刹那間完全象小孩子似地抽搐着鼻子。

“这些油漬再也洗不掉了！”

她沒吃完那块点心，拿起地上的書包，匆匆向出口走去。

胖太太在后面同情地看着小姑娘，又不以为然地望了望伐賽克。

伐賽克把两根香腸完全拋在脑后了，他紧紧地跟在小姑娘身后，在大街上追上了她。

“請原諒我！”他和阿列娜并肩走着，再三恳求。“什么样的油漬都能洗掉！真的！”

“你別說了！”阿列娜沒理伐賽克，眼眶里盈滿了晶瑩的泪水。

男孩子还是跟在她身边。

“你瞧我这件短上衣，”伐賽克繼續說。“就被我濺上过魚湯……可是都洗下去了！現在完全看不出来了……你瞧！”

伐賽克掀起上衣的一角，寻找着被魚湯弄污过的地方，但是她連头也沒回，就踏上一輛駛近来的公共汽車。公共汽車輕蔑地吼叫一声，噴出一股青烟开走了。

男孩子望着它的后影。

那个胖太太由伐賽克身旁走过。她認出了他。

“小伙子！你的書包还撂在柜台下头呢！”

伐賽克这才省悟过来。書包沒有拿！他甚至沒有向妇人

道謝，就跑回咖啡店去了……

布拉格少先宮的進口旁挂着一張醒目的布告。布告上寫着：“少先隊員競賽的最後一輪：《你了解朋友們的國家嗎？》……時間：星期日……自由入場……”

布告前站着兩個男孩。其中一個就是伐賽克。他手里拿着書包。孩子們不聲不響地站了一會兒。

“一等獎——去蘇聯旅行！”一個男孩突然開口說，在他臉上流露出對未來的競賽優勝者发自内心的羨慕的表情。

“二等獎——去塔林旅行。參加少先隊夏令營……”

男孩子的話伐賽克都听到了，但是他沒答腔。他的注意力不在這里：他在想另外一件事。

“我真想看看那個能到黑海去的幸運的人，”男孩子繼續說。“我簡直想象不出來，做一個優勝者得需要知道多少東西，腦子里非得有一整本百科全書不可啊！你知道他們會出些什麼樣的問題嗎？”

“我知道，”伐賽克答，一邊仍然在想自己的事。

“第三輪是最難的一關！”男孩子聽到這個他不認識的小朋友的回答，又解釋道。“你準備參加嗎？”

“我就是第三輪比賽的參加者，”伐賽克答。接着突然向那個目瞪口呆的男孩提出一個十分奇怪的問題：“你知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可以把油漬洗掉？”

男孩茫然地眨了眨眼睛。

伐賽克寬容地拍拍他的肩膀，隨即走開了。他順着大街慢慢地走着。

男孩在後面望着离去的伐賽克。

“他以為人家要問他洗油漬的問題呢！”男孩自言自語道，“真是個怪人！……”

伐賽克的家。伐賽克坐在攤滿各種參考書和地圖的桌前。在旁邊的沙發上坐着他的好朋友高齊克。高齊克把一本厚厚的伐賽克全家的照相冊子放在膝頭上，一頁一頁地翻看着。

“你再給我出個問題吧！”伐賽克請求。

“我已經累了！”高齊克沉重地嘆了口氣，翻過了一頁。“你簡直把我折磨死了……”

“有什麼法子呢！”伐賽克坦率地說。“過兩天就要決定我的命運了！我得準備準備呀！你再給我出一個問題，出一個吧，高齊克！只是要難一點的，出吧！”

“你說說阿爾巴尼亞的首都叫什麼？”高齊克用大人聲調問，一邊繼續在看相片。

“高齊克，”伐賽克嚴肅地說。“這是什麼問題呢？只有在第一輪比賽里才出這樣的題。難道就沒有幻想嗎？”

“我的幻想已經光了！”高齊克心平氣和地回答。“我累了。哎喲，難道這就是你嗎？”

高齊克的注意力突然被一張相片吸引住了：一個微笑著的嬰孩坐在一張寬大的安樂椅里。

“這是我媽媽！”伐賽克看見了相片笑着說。

這當兒伐賽克的母親正走進屋來。她走到孩子們跟前。

“這是您？”高齊克問伐賽克的母親，一邊用手指指着相片中的嬰孩。

“是的，這是我，”伐賽克母親笑道。“我變得多厲害呀！對嗎？”

大家都笑了。

“這是誰呢？”高齊克仍然好奇地又翻了一頁，指着一張相片問道。相片里是一個穿着夏日無袖短衫的男人，手里

抱着一个小女孩。

那小女孩——一个浅黄头发的小姑娘——搂着大人的脖子，紧贴住他的面颊。相片的一角有一块不知被什么染成的褐色斑迹。

伐赛克母亲的脸忽然变得严肃起来，她在高齐克身旁坐了下来。

“这是一个苏联坦克手和他的女儿！”她望着相片说。

“苏联坦克手？”高齐克好奇地说。“为什么它会在你们的照片册里呢？他是你们的朋友吗？这又是什么斑迹？”

“这是血迹……”伐赛克的母亲十分严肃地说，她随着从高齐克手里把相片册拿过来放在自己的膝上。

“血迹？”高齐克屏住了呼吸，一边莫名其妙地望着伐赛克。

“妈，你把这张相片的事讲给高齐克听听！”伐赛克请求道。“你讲讲，它是怎样落到咱们手里来的！讲吧！那时候我才一岁半，”伐赛克转过头来向高齐克解释道。“我现在在什么也记不清了。”

“请您讲一讲吧！”高齐克请求着。

母亲小心翼翼地把坦克手的相片从册子里取了出来。

布拉格城郊。这正是市区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转入郊区的地方。这里座落着一片带有小花园的单层砖房，看起来离开城市中的高楼大厦并不算远。

炮塔上涂有红星的坦克在灰色的带形公路上疾驰着，发出难听的隆隆声。由城市那边传来了爆炸和机枪的射击声；那里正在进行战斗。

有一辆坦克突然贴近路边，停了下来。坦克车的引擎仿佛不满意这出其不意的停顿，仍然拼命地吼叫着。

这时候人們从四面八方急急忙忙地奔向那輛坦克，一边順手摘了些丁香树枝匆忙扎成一束。可以从人們的神情看出来，他們是深感幸福的，因为有一輛坦克（哪怕只有一輛）停下来了，他們能和解放布拉格的战士会見，并且相互拥抱。

在跑向坦克的人群中，有妇女、少年和几个上了年岁的男人。我們看見这些包围苏联坦克的人們的脸上都露着幸福的笑容。

一个黄头发的高个坦克手讓同志們扶着，由駕駛室里困难地鑽了出来。他的臉色很憔悴，嘴唇发白，左手紧压在右肩上。这个地方的血把衣服浸得发暗了。

跟在坦克手后面，跳出来一个坦克車长——烏黑的头发，滿脸胡須，匀称的身体——他用能够听得出他是阿尔明尼亚人的、稍有些东方口音的話，朝着坦克周围的捷克人說道：

“需要救护！綑帶……綑帶……包扎伤口！还有水！水！你們明白嗎？喝的！”

人們領会了坦克手的話。一眨眼大家都散开了，忙着去执行战士的請求。有一个年青的妇女，也就是伐賽克的母亲，——坦克正是停在她的屋子旁边，她快手快脚地把自己的小儿子伐賽克放在地上，自己跑回家去。就留下伐賽克一个人，于是他便好奇地研究起坦克車的履带来。

那个受伤的战士倚在甲板上，向自己的同志指了指流浸在衣服上的血迹：

“証件被浸湿了……把它們拿出来，伐尔达！换个地方……”

坦克車长謹慎地从受伤的坦克手的制服口袋里掏出来一叠記事冊、紙片和信件，然后把它們放进褲子口袋里去。

这时候人們又从周围赶了回来。在坦克車旁的地上排着几个水桶。

年青的女人从家里拿来了小剪刀、棉花、碘酒和綑帶。她敏捷而熟練地包扎着坦克手的伤口。坦克手感激地望着她，向她点点头：

“謝謝！謝謝！行了。好。謝謝！”

坦克車手們輪流在水桶里舀着水，貪婪地喝着。

“請常到我們这里来吧！来吧！”年青的妇女說，一边又把自己的儿子抱在怀中。

“好，晚上……下班后！”坦克車长开玩笑地說，同时朝城市那边指了指。大家全都明白，那里艰巨的战斗正等待着他們。

坦克車一跃而起，直向布拉格冲去。不知是誰在这最后一刹那，刚刚来得及把一束丁香树枝插在装甲板上。于是这辆坦克就带着它投身去战斗了。

人們遙望着坦克的后影。抱着小孩的青年妇女忽然在地上发现一张相片。这张相片显然是坦克車长在把战友的証件換放口袋时失落的。女人弯身把相片拾起来。相片里是一个抱着小孩的浅黄头发的男人。这个人就是刚才讓她包扎伤口的战士。相片里的他看来十分愉快，面带笑容。身穿的不是沾滿油漬的坦克手服装，而是无袖的夏季衣服……手中抱着一个卷发茸茸的小姑娘。

年青的妇女把相片拿在手里，朝着载有这张相片的負了伤的主人疾馳而去的坦克的去向望着。

坦克已經駛远了，它已进入了那队冲向城市、力图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布拉格的坦克的行列中……

女人重新看了看相片。照片的特写……我們現在又看到女人的脸。不过它变老了，严肃了，头发也有几綫发白了。

伐賽克母親結束了自己的故事。伐賽克和高齊克沉默着。

“請讓我再看一看！”高齊克打破了沉靜，伸手去拿相片。

高齊克怀着崇敬而肅穆的心情望着相片，剛剛聽過的故事仿佛又浮現在他的眼前。

伐賽克母親走出房間。

“你翻過相片看看，那里写着什么！”伐賽克忽然開口說。

高齊克把相片翻過來。在反面有一顆照相館的印章：
“敖德薩。果戈理大街27號”

“你念一念那上面写的字！”伐賽克吩咐他。

“‘敖德薩’”高齊克用俄語說道。“這又怎麼樣呢？”

“難道你一點也不明白嗎？”伐賽克向自己的好朋友高齊克俯下身去，俏皮地問。“敖德薩！知道嗎？這個敖德薩在什麼地方呀？在黑海上！假若我得了一等獎，我就可以去敖德薩啦！明白嗎，高齊克？明白我的心思嗎？我要是去敖德薩，就可以帶着這張相片，明白了嗎？我要去找這個坦克手，我要跟他說……”

高齊克恍然大悟。他頓時明白了為什麼伐賽克現在這麼頑強地努力着，一心想成為第三輪比賽的得勝者。但是他猛然感到有些委屈：

“為什麼你早不把这个告訴我呢？為什麼你要把自己的打算隱瞞着我呢？這樣做够朋友嗎？”他打斷了朋友的話。

“這可不誠實啊！”

“請原諒！高齊克！”伐賽克懇切地說，一邊把手放在同伴的肩上。“請原諒！這是頭一次！因為我怕不能取勝，

所以才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你。假如我要勝利了，我就會馬上講給你聽的。喏，今天遇到了這件事……現在你可全明白啦。”

“好吧！”高齊克喊着，一下子跳起來。“我原諒你！但是現在你無論如何應該贏取勝利！必須這樣！你會勝利的！我可以想象出你在敖德薩怎樣找到這個蘇聯坦克手，而且跟他說些什麼話……你要跟他說什麼呢？”

伐賽克也頗為激動，不由得跳起來，兩隻眼睛炯炯發光。

“我同他說什麼呢？我就這樣說：‘您好！您不認識我，可我認識您！您記得布拉格嗎？您還記得有一個人給您包紮過傷口嗎？這個人就是我媽媽！我們把您的相片在相片冊里保存了十三年之久。現在歸還給您。也許，您再也沒有這樣的相片了吧？請收下吧，希望咱們以後經常通信！’”

這一長串話是伐賽克一氣呵成的。他想再補充些，可是高齊克突然拉住了他的手。

“坐下！再準備吧！我來提問！你回答！”

高齊克坐到桌旁，立刻又用大人的聲調一本正經地向伐賽克發問着：

“在中國的哪一條河流上將建成一座最大的水力發電站？”

伐賽克默不作聲。思索着。

“這才是一個地道的問題！”他喃喃地說。“就不象你那個‘你說說阿爾巴尼亞的首都’了。不過在哪一條河上呢？……”

伐賽克機械地拿過自己的書包，然後咔嚓一聲打開了它。

“馬上……稍待一会儿！……”他咕噥道，一邊伸進手

去拿書，可是接着又吃惊地把手从書包里縮了回來。

“有什么？蛇嗎？”高齊克問。

伐賽克臉色惊慌，用兩個手指頭小心翼翼地從書包里夾出來一塊手帕。

“小手絹！”高齊克喃喃地說。“你瞧呀！”

伐賽克小心地、仿佛對待炸藥似的把那块手帕湊近自己的鼻子，而後又擲在一邊。

“洒了香水的！女孩子的！”

兩個朋友俯身在書包上。他們漸漸被里面的東西吸引住了：扎辮帶、整整齐齐包在白紙里的練習本、課本、一柄大木梳和几封信。

伐賽克好奇地看着貼有蘇聯郵票的信封。

“‘布拉格。第二郵區’”伐賽克出聲地念着信封上的地址。“‘雅羅斯拉夫·珈賽克大街24號7戶，阿列娜·格拉斯卡姬收’”。

“從蘇聯來的信！”高齊克熱情地說。“是敖德薩的瑪麗娜·卡芙娜寄來的！……”

“現在我可知道她住在什麼地方啦！”伐賽克沒有理會朋友的話庆幸地說。

伐賽克匆匆地把所有的東西放回書包，從弄得莫名其妙的朋友手中奪回那封信。

“把信拿過來！”

“那里寫的什麼，咱們念一念多有趣！”高齊克猶豫不決地說，一邊望着被放回書包里去的信。

“珈賽克大街24號7戶，阿列娜·格拉斯卡姬。”伐賽克自言自語，同時關上了書包上的鎖。“這太妙了，我們交換了書包！太好了！”

伐賽克說着這句話，由椅子上滑下去，從架子上拿下一

只儲錢盒，不知为什么迫不及待地把里面的錢币都倒出来。

阿列娜·格拉斯卡婭的住宅。

阿列娜的母亲把女儿那件被油漬弄脏了的新衣服鋪在平滑的板上，在邻居的协助下试图把油漬洗下去。阿列娜也在場。她从头到尾注視着母亲和邻居在用尽各种办法来清除衣服上的污点。

“怎么也不行！”阿列娜的母亲沮丧地叹口气說。

“也許用带芥菜的水洗洗能洗掉吧？”女邻居建議。

“沒用。”阿列娜母亲答。“只好拿到化学洗染店去。这样至少得化二十五个克朗。全是你的不是！”她突然轉身向女儿說。“在咖啡店里不找个好邻居！”

“我哪里知道他連香腸也不会吃呢？”阿列娜为自己辯护。“我甚至沒有发现这个呆头呆脑的人怎样站在了我对面……”

有人敲門。阿列娜跑去打开了門。在她面前站着的是伐賽克。阿列娜馬上走到楼梯口上，順手把門掩上。她的眼睛憎恨地眯縫起来。

“是你？你干么跟着我？”

“我带来了你的書包！”伐賽克不知所措喃喃地說。

“我們在咖啡店里不小心把書包拿錯了。”

伐賽克小心地把阿列娜的書包拿給她。阿列娜隨即打开書包，这一下才完全确信是自己的了。她又把它咔嚓一声关上了。

“我想这里的東西都很完整吧？”她諷刺地問，一边去抓門把。

“你怎么能这样問呢？”伐賽克的声音充滿了委屈。

“对你这种人，什么也得防着点！”阿列娜簡洁地答

道。

“你就站在这里。我馬上把你的拿出来……”

門砰的一声关上了，阿列娜从眼前消失了。留下伐賽克一个人站在梯口上。他把口袋里的錢掏了出来。

門又打开。阿列娜走出来，一言不发地把伐賽克的書包交給他。

伐賽克接过書包，也只字不語地把錢遞給阿列娜。

“这是什么呀？”阿列娜戒备地問。

“錢！”伐賽克用央求的声調說。“你收下吧！我請求你！这里足够拿去付洗衣費的。”

“我不需要你的錢！油漬已經洗下去了！”阿列娜用傲慢的口气毅然決然地說。“再見！”隨即砰的一声把門关在伐賽克的鼻子前。

伐賽克伸着那只拿着錢的手，呆呆地站在阿列娜的門前。

布拉格少先宮。戴着紅領巾的少先隊員从四处匆匆走向这里。电台和电视台的工作人員所表露出的那种神态，仿佛說明他們就是这次盛会所欢迎的贵宾。他們拖着電綫忙着把照明灯搬到里面去。

伐賽克和高齐克挤在人群里。高齐克——伐賽克的好朋友与助手——手里拿着一迭書和地球仪。这些东西在比賽前終究是有用的呀。伐賽克聚精会神地作着准备。两个朋友走进了少先宮的門厅里。不知誰在叫伐賽克：

“伐賽克！伐賽克！”

高齐克很不滿意地扭过头去。

“我們沒空！难道你不明白嗎！回头再說！”

朋友們立即消失在人群里。我們在一群姑娘中見到了阿

列娜。女朋友们团团围住了她，爭先恐后地不知跟她說些什么。阿列娜漫不經心地望着她們。

少先宫的观众大厅。儿童席上鬧哄哄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孩子們陸續坐定下来，互相揮手打招呼。有人把存衣証弄丢了，正鑽到自己的椅子下面去找。又不知是誰不耐煩地在鼓掌……电视与新聞摄影师們在那里作着工作前的准备。

伐賽克和高齐克并排地坐在头一排。高齐克的膝头上放着書和地图。他帶着无法掩飾的忐忑心情望着舞台，台上正在做最后一道准备工作：悬挂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幅地图。

伐賽克的家。

除了伐賽克，全家人和几位邻舍都聚集在电视机前。跟往常一样，椅子不断地挪动，女主人伐賽克的母亲則比誰都更忙碌。

“你們看得清嗎？坐近些，馬上要开始了……”

于是大家坐定下来，沉默无語。

电视机的螢光屏上出現了少先宫里报告节目的广播員的脸。

广播員面朝着电视观众和观众大厅里拥挤得水泄不通的孩子們：

“現在我們即將开始少先隊員竞赛《你了解朋友們的国家嗎？》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最后一輪比赛。再次提醒，友誼比赛中获得一等奖的胜利者——搭苏联輪船沿黑海作为时三周的旅行。在摩拉維获得这个奖的是奥斯塔拉夫——鮑尔希伏索的貝脫·格拉巴茲楊；在斯洛伐克是希林的少先隊員拉佐·瑪古斯。然而在布拉格的比賽中，成为胜利者的又将是誰呢？”